十三經注疏

論語二

日仁12
ゆ76
108

百八

政 18 108

東學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雍也第六

〔疏〕正義曰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疏〕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正義曰此章稱弟子冉雍之德行堪任爲諸侯治理一國者也仲弓問子桑伯子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　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包曰伯子之簡太簡子曰雍之言然〔疏〕仲弓至言然○正義曰此章明行簡之法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再雍字也問子桑伯子其人德行何如子曰可也簡者孔子爲仲弓述子桑伯子之德行也簡略也言其人可也以其行能寬略故也仲弓曰居敬而行

語流卷六

門 口 12 號 卷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者仲弓因辨簡之可否言若居身敬肅而行寬略以臨其下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者言居身寬略而行又寬略乃大簡也則子桑伯子之簡是太簡也子曰雍之言然者然猶是也夫子許仲弓之言是故曰然○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不知何人也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唯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疏〕哀公至者也○

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德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曰弟子之中誰爲樂於好學者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者孔子對哀公曰有弟子顏回者其人好學遷移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而當其理不移易不遷怒也人皆有過憚改顏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凡事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夭則惟其常顏回以德行著名應得壽考而反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亡無也言今則無好學者矣未聞更有好學者也○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言凡常之人信任邪情恣其喜怒違於分理也云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者言顏回好學既深信用至道故怒不過其分理也云有不善未嘗復行者周易下繫辭文彼云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注云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貳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引之以證不貳過也此稱其好學而言不遷怒貳過者以不遷怒貳過由於學問既篤任道而行故舉以言焉以明好學之深也一曰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 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

子曰與之釜 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

請益曰與之庾 包曰十六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 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疏〕子華至繼富○正義曰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子華使於齊者弟子公西赤字子華時仕魯爲魯使適於齊也冉子爲其母請粟者冉子即冉有也爲其子華之母請粟於夫子言其子出使而家貧也子曰與之釜者夫子令與粟六斗四升也請益者冉有嫌其粟少故更請益之曰與之庾者夫子令益與十六斗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冉有終以爲少故自與粟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此孔子非冉有與之太多也赤子華名適往也言子華使往齊國乘駕肥馬衣著輕裘則是富也富則毋不闕粟吾嘗聞之君子當周救人之窮急不繼接於富有今子華家富而多與之粟則是繼富故非之也○注馬曰至曰釜○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注云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注杜注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正義曰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籔者今文籔爲逾是庾逾籔其數同故知然也 **原思爲之宰** 包曰弟子原憲

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讓不受子曰毋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鄭曰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疏〕受祿之法原思弟子原憲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者孔子與之粟九百斗原思辭讓不受子曰毋者毋禁辭也孔子禁止其讓言祿法所得當受無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言於己有餘可分與爾鄰里鄉黨之人亦不可辭也○注包曰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云孔子爲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者世家云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邑宰也○注鄭曰至爲黨○正義曰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地官遂人職文案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黨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

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疏〕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謂冉雍之德也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雜文曰犁騂純赤邑也角者角周正也舍棄也諸之也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故孔子稱謂仲弓曰譬若雜文之犁牛生純赤且角周正之子中祭祀之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棄之乎言仲弓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仁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人心行善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變。違去仁道也其餘則暫有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

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疏〕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歟者康子多才藝子路子貢冉有之才也季康子問由之才可使從政治也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者果謂果敢決斷何有言不難也孔子言仲由之才果敢決斷其於從政何有難乎言仲由可使從政也曰賜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季康子又問子貢也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者達謂通於物理孔子荅言子貢之才通達物理亦言可從政也曰求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康子又問冉有也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者藝謂多才藝孔子荅言冉求多才藝亦可從政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孔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疏〕季氏至上

復我者重來召我。正義曰此章明閔損之賢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費季氏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使之也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者子騫不欲爲季氏宰故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者復重也言如有重來召我者則吾必去之在汶水上欲北如齊也○注孔曰至用之○正義曰云費季氏邑者左傳文也昭十二年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故曰欲北如齊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子從牖執其手也

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疏〕伯牛至疾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痛惜弟子冉耕有德行而遇惡疾也伯牛冉耕字也有疾有惡疾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者自從也伯牛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問之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者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者行善遇凶非人所召故歸之於命言天命自然矣夫斯此也此善人也而有此惡疾也是孔子痛惜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注包曰伯牛有惡疾○正義曰云伯牛癩惡疾疾之惡者也淮南子云伯牛癩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孔曰簞笥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疏〕子曰至回也○正義曰此章歎顏回之賢故曰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言回家貧唯有一簞飯一瓠瓢飲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言回居處又在隘陋之巷他人見之不任其憂唯回也不改其樂道之志不以貧爲憂苦也歎美之甚故又曰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正義曰案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笥然則簞與笥方圓異而此云簞笥者以其俱用竹爲之舉類以曉人也

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

〔疏〕冉求曰至女畫○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冉求曰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者弟子冉求言己非不說樂子之道而勤學之但以力不足故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者畫止也此孔子責冉求之不說學也言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才名言女當明道無得矜名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孔曰焉耳乎皆辭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子游至室也○正義曰此章明子游言女在武城得其有德之人乎焉耳乎者孔子問子游言女在武城得人焉耳乎皆語助辭曰有澹臺滅明者此子游對孔子言己所得之人也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子游爲武城宰者武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此言其人之德也

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若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是公也既公且方故以爲得人○注包曰至且方○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亦弟子也故注不言弟子者從可知也云言其公且方者公無私也方正直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

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注包曰至且方○正義曰此章言功以不伐爲善也孟之反不伐者誇功曰伐孟之反魯大夫孟之側也有軍功而不誇伐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此其不伐之事也在軍後曰殿策捶也魯與齊戰魯師敗而奔孟之反賢而有勇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將入國門乃捶其馬欲先奔者入城也且曰我非敢在後爲殿以拒敵馬不能前進故也○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杜預曰之側孟氏族字反是也○注馬曰至

皐魚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文多不載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之也云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疏〕子曰誰能出不由戶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何莫由斯道也○正義曰此章言道爲立身之要也故曰誰人能出入不由門戶以譬何人立身不由此道也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子曰質勝文則野　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文勝質則史　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疏〕子曰多而質少至君子○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質勝文則野者謂人若質多勝於文則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華質朴相半彬彬然然後可爲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　馬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罔之生也幸而

前進○正義曰云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卽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啓也案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義曰云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者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啻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傳又曰及

免 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正義曰此章明人以正直爲德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壽終不橫夭者以其正直故也罔誣罔也言人有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獲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學道用心深淺之異也言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也好之者又不如悅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正義曰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也語告語上謂上知之所知也人之才識凡有九等中人以上謂第五中中之人也以上謂上中上下中人以下謂第四下中之人也以下謂下中下下中人以上謂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知之所知也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此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以語上而繁文兩舉也中人者以其中人可上可下故也言此中人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其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包曰敬鬼神而不黷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之用也樊遲問知者弟子樊須問於孔子何爲可謂之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者孔子荅其爲知也言當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恭敬鬼神而疏遠之不褻黷能行如此可謂爲知矣問仁者樊遲又問何爲可謂之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者此荅其爲仁也獲猶得也言爲仁者先受勞苦之難而後乃得功此所以爲仁也已 **子曰知者樂山仁者樂水** 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知者動** 包曰日進故動 **仁者**

靜 孔曰無欲故靜 知者樂 鄭曰知者自役欲得其志故樂 仁者壽 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疏〕子曰至仁者壽○正義曰此章初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知者樂水者樂謂愛好言知者性好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止也仁者樂山者言仁者之性好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仁者靜者言仁者本無貪欲故靜知者樂者言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歡樂也仁者壽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靜故多壽考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疏〕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正義曰此章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道行之時也 子曰觚不觚 馬曰觚禮器一升曰觚二升曰觚不得其道則不成〔疏〕子曰觚不觚至觚哉觚哉○正義曰此章言爲政須遵禮道也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爲觚也故孔子歎之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爲政當以道若不得其道則不成爲政也○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案特牲禮刑三爵四觶一角三散是觚爲禮器也異義韓詩爲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省節爲人謗訕摠名曰爵其實曰鴟鴟者飽也觚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觚廓也所以飽不得名鴟此雖言爵觚者略言之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馬曰可欺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疏〕子曰何爲至可陷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心也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者宰我至罔也 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 可使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 可欺也不可罔也 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也不可

設有來告曰井中有仁人墮井也此承告之仁人馬言仁人墮井也此承告之仁人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意欲極觀仁者憂人樂生之所至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此孔子怪拒之辭逝往也然如是也言何爲能使仁者如是自投井乎夫仁人君子但可使往視之耳不可陷入於井言不可自投從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者唯可欺之使往視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疏〕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正義曰畔違也此章言君子若博學於先王之文復用禮以自撿約則不違道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

子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矣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疏〕子見至厭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子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南子者南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故也子路不說者子路性剛直未達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子之意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而孔子乃見淫亂婦人故不說樂夫子矢之者矢誓也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者此誓辭也予我也否不也厭棄也言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注孔曰至疑焉。正義曰云孔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矣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者先儒舊有此解也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者安國以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史記世家孔子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是子見南子之事也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疏〕子曰中庸之德世亂民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疏〕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

矣乎民鮮久矣。正義曰此章言世亂人不能行中庸之德也中謂中和庸常也鮮罕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其至極矣乎以世亂先王之道廢故民罕能行此道久多時矣非適而今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而施之於人 疏子貢至也已。正義曰此章明仁道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者子貢問夫子曰設如人君能廣施恩惠於民而能振濟衆民於患難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謂之仁人之君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者此孔子荅子貢之語也言君能博施濟衆何止事於仁謂不啻於仁必也爲聖人乎然行此事甚難堯舜至聖猶病之以爲難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者此孔子更爲子貢說仁之行也方猶道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身進達而先立達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己所不欲弗施於人可謂仁道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六

欽定四庫全書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栞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雍也第六十行本閩本毛本此下竝有疏文與各第下同北監本脫此疏

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高麗本面下有也字

言任諸侯治皇本作言侯治云一本無治字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

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皇本無孔曰字

無乃大簡乎北監本毛本大作太案釋文出大簡云音泰下同

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孫志祖云則字衍

哀公問弟子章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

有顏回者好學 浦鏜云下脫不遷怒不貳過六字

未聞更有好學者也 案此聞字與下顏回任道顏字互易而誤今訂正

子華使於齊章

包曰十六斗曰庾 本包誤句皇本作十六斗爲庾也

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 閩本北監本賑作振案作振是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振給振貸字皆作振振舉救也俗作賑非

區十六升 浦鏜云斗誤十

量名以爲籔者 浦鏜云有誤以是也

原思爲之宰章

辭辭讓不受 皇本辭字不重受下有也字

子曰母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母作毋是也今正

此章明爲受祿之法 各本爲下竝有仕字此誤脫也

云孔子爲司寇 浦鏜云爲下脫魯字

由司空爲司寇 浦鏜云爲下脫大字

子謂仲弓章

騂赤也 皇本赤下有色字

不害於子之美 皇本子上有其字美下有也字

中祭祀之犧牲 本犧誤儀今正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餘人暫有至仁時 皇本餘上有言字

復一時而不變移 毛本作移變

其餘暫有至仁時 北監本毛本暫作暫案暫暫正俗字

季康子問仲由章

曰賜也達 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子字下曰求也藝下同

藝謂多才藝 皇本作藝謂多才能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而其邑宰數畔 皇本畔作叛是正字古多假畔字爲之

聞子騫賢故欲用之 皇本子上有閔字之作也

託使者 皇本作語使者曰案釋文出語字云魚據反是陸氏所據本亦作語

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 皇本作善爲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下重來召我下如齊

下有也字

則吾必在汶上矣 釋文出則吾必在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案史記弟子列傳亦無則吾字誤三今訂正

昭十二年 各本二誤三

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 閩本北監本毛本濟誤齊

伯牛有疾章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史記弟子列傳作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賢哉回也章

簞笥也 皇本此下有瓢瓠也三字又下所樂下有也字案正義亦有三字注脫

子謂子夏章

無爲小人儒 高麗本無作毋

將以明道 皇本明下有其字下其名下有也字又此注作馬融曰

女得人焉耳乎 皇本高麗本乎下有哉字案焉耳乎三字連文已屬不詞下又增哉字更不成文疑耳當爾字之訛攷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二百六十六十六俱引作爾又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眞德秀論語集編暨論語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竝作爾又今坊本亦作爾蓋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如書作耳則義不可通矣

孟之反不伐章

人迎功之 皇本功上有爲字

曰我非敢在後拒敵 皇本曰作故云二字拒作距敵下有也字○按距別一字說見前

馬不能前進 皇本進下有耳字

策捶也 本捶誤捶今正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北監本毛本此下有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驅乘十字閩本亦無

帥右師 本帥誤師今正

不有祝鮀之佞章

衞大夫子魚也 皇本子上有名字

而反如宋朝之美 皇本反作及案釋文出及如云一本及字作反義亦通

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皇本乎作矣之世作世之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 皇本戶下有者字

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 說文引作份份 ○按彬份古今字

人之生也直章

人之生也直 皇本作人生之直

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皇本作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皇本無者字免下有也字

知之者章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皇本不上有又字深下有也字

中人以上章

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皇本上知字作智之下有人字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不黷 皇本黷作瀆下有也字下爲仁下同釋文出瀆字云本今作黷 ○按瀆黷古今字

問仁曰 皇本仁下有子字

而後得功 皇本而作乃

不褻黷 本褻誤藝今正

知者樂水章

日進故動 皇本作自進故動也下故靜下故樂下亦有也字

性靜者多壽考 皇本作性謐故壽考也

故多壽考也 本考誤者今正

觚不觚章

二升曰觚正義同皇本二作三觚下有也字案異義引韓詩說及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注周禮梓人疏俱云二升爲觚又廣雅釋器亦云二升曰觚皇本作三者字之誤也

刑三爵三觚四觶一角三散案刑當作用上兩三字當作二下三字當作一閩本北監本毛本二爵誤三爵一散亦誤三散○今並訂正

韓詩說本說誤爲

飲不省節閩本北監本毛本省作自

仁者雖告之曰章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皇本仁下有者字也作與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

宰我以仁者皇本以下有爲字

將自投下本特誤得今正

不肯自投從之皇本從作救之下有也字又此節作苞氏曰

不可誣罔令自投下本罔誤固投誤役今正

君子博學於文章

君子博學於文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無君子者是經義雜記云集解載鄭注云弗畔不違道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見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有者衍文顏淵篇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蓋皆後人所加後篇朱子皆無

子見南子章

予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否作不釋文引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史記合○按不者事之不然者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者也此當作否

舊以南子者皇本舊作等以下有爲字案釋文出等以爲男子者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

字非也今注云舊以南子者

故夫子誓之 皇本之下有曰字釋文出故孔子云一本作夫子

與之呪誓 釋文出之呪云本今作呪○按祝呪正俗字

意欲因以說靈公 本因誤曰今正

如有博施於民章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 皇本有作能衆下有也字

君能廣施恩惠 皇本君作若

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皇本作已所不欲而勿施人也

此孔子答子貢之語也 本之語誤諸之今正

論語注疏校勘記 卷六終

述而第七

〔疏〕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疏〕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正義曰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注包曰至之耳○正義曰云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

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怠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疏〕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徙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已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天天和舒之貌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天天也故玉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疏〕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正義曰則久多時矣吾更不復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孔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遊習也〔疏〕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於道據杖於德依倚於仁遊習於藝六藝也不足遊習者道德仁藝也○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正義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爲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注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士依於德遊於藝文與此類鄭注云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道爲本二曰敏德以行爲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德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

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於德故可據功施於人故可倚○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倚賴○注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正義曰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餙身耳

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疏〕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正義曰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嘗不誨焉皆教誨之也○注孔曰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疏〕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義曰此章言誨人之法啓開也言人若不心憤憤則孔子不爲開說若不口悱悱則孔子不爲發明必待其人心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其說之也略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鄭曰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疏〕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爲也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已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已同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疏〕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行藏與顏回同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捨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汝同有是行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已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爲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已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容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馮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吾不與之同也子路之勇若此故孔子抑之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者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于路使慎其勇也○注孔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注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曰無舟楫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疏〕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脩德好道不詔求富貴而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求者古人之道也○注雖執鞭賤職○正義曰案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云趨辟趨而

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子之所愼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正義曰此一章記孔子所愼齋戰疾之行也將祭散齋而夫子獨能愼之〔疏〕子之所愼齋戰疾○正義曰此一章記孔子所愼之行也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愼之左傳曰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因當愼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愼其藥齊以治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愼而夫子能愼之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爲作也不圖作〔疏〕子在至斯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舜樂名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三月忽忘於肉味而不知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圖謀度也爲作也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正義曰云爲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爲也互相訓故云爲作也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

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入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衛石曼姑師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疏〕冉有至爲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者爲猶助也衛君謂出公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姁而立孫輒輒即蒯聵之子也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姁師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時孔子在衛爲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其友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今衞乃父子爭國爭讓正反所以舉夷齊爲問者子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衞君應言夷齊爲是夫子若助衞君應言夷齊爲非故入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荅言是古之讓國之賢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讓國之賢而終於餓死得無怨恨邪所以復問此荅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衞君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此孔子荅言不怨也曰又何怨以成仁夷齊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也初心讓國求爲仁也君子殺身出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問而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子既問而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子不助衞君也知其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矣○注鄭曰至不乎○正義曰云衞靈公逐太子蒯聵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聵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春秋曰夏衞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文也云衞石曼姑帥師圍之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疏食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而以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己之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疏○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爲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己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注易窮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爲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 正言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所諱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教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所諱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不背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不對 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荅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疏 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爲人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者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僭稱公問孔子爲人志行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荅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孔子聞子路不能荅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其孔子之爲人也發憤嗜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不覺老之將至云爾乎○注孔曰至以荅○正義曰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者據左傳世本文也名諸梁字子高爲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疏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恐人以己爲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異也力謂若羿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疏 子不語怪力亂神○正義曰此章記夫子爲教不道無益之事怪異也力謂若羿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注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烏獲舉千鈞○正義曰烏獲古之有力人三十斤爲鈞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 子曰三人行必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者而改之○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爲師矣故無常師也

〔疏〕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何

桓魋其如予何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疏〕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學無常師也言學無常師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有所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

〔疏〕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有所隱匿故以此言解之言女以我爲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爲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包曰我所爲無不與二三子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爲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爲德施之爲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世無明君

〔疏〕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又見善人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爲夫子有所隱匿故以此言解之言女以我爲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爲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

〔疏〕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明君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者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即君子也恒常也又見善人

之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爲有常而見之矣得見有恒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亡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亡無也時既澆薄奢儉皆虛矯以無爲有將虛作盈內實窮約而外爲奢泰行既如此難可名之爲有常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疏〕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者以繳繫一竿而釣取魚也綱者爲大綱羅屬著綱以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綱是其仁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夫子雖爲弋射但晝日爲之不夜射栖鳥也爲其煞暗必中且驚衆也○注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者此注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若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羅屬著綱也繳卽綠也釣謂鉤也謂以一竹竿用綠繫鉤而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繩爲大綱用網以屬著此網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綱則提其綱也云弋繳射也者夏官司弓矢云矰矢茀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剌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剌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 **子**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疏〕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之者我無是也者言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鑿妄作篇籍者我卽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者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志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之可以爲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爲穿鑿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 **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疏〕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者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

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肴孔子以門人怪已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絜已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虛已自絜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顧懽云往謂前日之行夫子之行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疏〕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義曰此章言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故曰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即斯仁至矣是不遠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大夫昭公魯昭公孔子曰司敗官名陳

禮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謂曰孟子

〔疏〕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爲司寇之官舊聞魯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曰知禮者荅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助匿非曰黨孔子既荅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而進之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子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姬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注司敗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有過人必知之也○注司敗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爲司寇之官舊聞魯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曰知禮者荅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姬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注司敗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

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

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注孔曰至孟
子正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
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也者魯周
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禮
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云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而諱曰孟子者案春秋哀十二
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
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
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
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
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
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冊若娶齊
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
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
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
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注孔曰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
禮也者僖元年左傳文也案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
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例杜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
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
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
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
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
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云聖人道弘
故受以爲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
故受以爲過也我荅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己名云是已
幸受以爲過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
我荅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
我荅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己名云是已
昭公所行爲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
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
若受而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鄭司敗之問則
詭言以爲諱今苟將明其義故鄭之言爲合禮也子與人
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

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於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於
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共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
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荅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

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尤言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曰身爲君子已未能也〔疏〕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正義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也躬身也言身爲君子已未能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孔曰正如所言弟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正義曰此章記夫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語辭爲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公西華聞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倦故荅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子疾病子路請禱孔曰有諸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周曰言有

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孔曰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疏〕子疾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不詔求於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誄禱篇名誄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忤神明罹其咎殃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也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疏〕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上而不順儉則偪下而窶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爲窶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僭上儉但不及禮耳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寬廣貌

長戚戚〔疏〕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貌不同也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爲咎過故多憂懼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疏〕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此章說孔子體貌也言孔子體貌温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爲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皐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七

二品蔭生阮常生校栞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但述之耳皇本但作祖案筆解亦作祖

楚苌弘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苌作苦案苦字誤今正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釋文出默而云俗作嘿五經文字云默與嘿同經典通爲語默字

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皇本作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德之不脩章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皇本高麗本每句下竝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也字又高麗本從作從又注爲憂下皇本有也字下章注之貌下同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 釋文出燕居云鄭本作宴案後漢書仇覽傳注引作宴與鄭本合○案宴正字燕假借字

甚矣吾衰也章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又釋文出不復云本或無復字非案經義雜記云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不復夢見周公 本公字空闕今據北監本增入○案攷文所欲行其道也 本也字空闕今補正

志於道章

遊於藝 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遊竝作游唐石經亦作遊○案遊俗字

寂然無體不可爲象 閩本空闕二格脫無體不三字

一曰至德以道爲本二曰敏德以行爲本 周禮師氏作一曰至德以爲行本此誤

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此誤

覆幬持載含容者也 本幬誤壽今正

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 毛本馭作御案馭御古今字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周禮作馭周禮保氏注軍賓作賓軍正義引注同

轉註處事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處作指註作注○案周禮注作處事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即象事也鄭司農作處事非也

自行束脩以上章

注孔曰至誨之 本曰誤子今正

故云其上以包之也 案其當作以今正

不憤不啓章

舉一隅 皇本高麗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案文選西京賦注引有此三字又晁公武石經考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李鶚本不同據此則古本當有此三字也

則不復也 皇本作則吾不復也高麗本作則吾不復

乃後啓發爲說之 皇本作乃後啓發爲之說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喪者哀感 皇本感作戚○案依說文當作慼从心戚聲假借作戚或作感 高麗本浦上爲一章此與閩本監本毛本俱別爲一章案釋文出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云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

子於是日哭 皇本日下有也字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皇本高麗本脫此注

子謂顏淵章

以爲已勇 皇本勇上有有字

亦當誰與已同 皇本誰作唯同作俱下此問下徒博下徒涉下竝有也字

暴虎馮河 皇本高麗本馮作憑注同釋文出馮河云字亦作憑○案說文作淜馮假借字憑俗字

用舍隨時 本舍作捨

富而可求也章

雖執鞭之士 釋文出執鞭云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

富貴不可求而得之 皇本無之字

雖執鞭之賤職 皇本無者字

如不可求 皇本高麗本求下有者字

若今卒辟車之爲也 今本周禮注同段玉裁過校宋本周禮今下有時字

子之所愼章

齊 毛本齊作齋釋文云齊本或作齋同○案古多假齊爲齋

則愼其藥齊以治之 毛本齊作劑案劑齊古字通周禮劑皆作齊

子在齊聞韶章

子在齊聞韶 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

故忽忘於肉味 皇本無忘字味下有也字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釋文出爲樂云本或作嫣音居危反非

此齊 皇本作此此齊也案文選嘯賦注引王注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疑皇本衍一此字

夫子爲衛君乎章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 皇本無城字是也○按正義亦衍城字

又何怨 皇本高麗本怨下有乎字案左氏哀三年傳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有乎字疑古本如此

豈有怨乎 皇本無有字

飯疏食章

飯疏食 皇本疏作蔬釋文出疏字云本或作蔬案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蔬乃疏之俗字

加我數年章

加我數年 史記孔子世家加作假案風俗通義窮通卷亦引作假

五十以學易 釋文出學易云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案魯論作亦連下句讀惠棟云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斁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斁音效約音要

故可以無大過矣者 浦鏜云矣衍字

子所雅言章

禮不背文誦 浦鏜云文字當在禮上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唐石經避太宗諱葉字變體作棄後放此

食菜於葉 毛本菜作采案考文所載古本足利本亦作菜周禮太宰注公卿大夫之采邑釋文采音菜古采菜字通故釋菜本作釋采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善此者勸人學 皇本作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此善字誤今正

三人行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唐石經皇本三上有我字有作得案釋文出我三人行云一本無我字下出必得我師焉云本或作必有與唐石經皇本合觀何晏自注及邢昺疏並云言我三人行即朱子集注亦云三人同行其一我也當以皇本爲是

天生德於予章

宋司馬 皇本馬下有黎也二字

天生德者 皇本德下有於予二字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皇本隱下有子字

聖人知廣道深 本深誤探今正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得見有恆者 宋石經避眞宗諱恆作常後放此

亡而爲有 釋文出亡而爲有云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子釣而不綱章

爲大綱以橫絕流 皇本闖本毛本綱作網案疏中竝作大網唯此疏後段仍誤作大綱

用線繫釣而取魚也 闖本同毛本釣作鉤案釣字誤今正

矰矢茀 案周禮司弓矢茀下有矢字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時人有穿鑿 皇本人下有多字

知之次也 高麗本無之字

善時人 闖本同案善當作言今正

多見擇善而志之 毛本志作識案志識古今字

互鄉難與言章

人絜已以進與其絜也 皇本闖本北監本毛本絜竝作潔注同唐石經宋石經俱作絜與此本合廣韻十六屑云潔清也經典通用絜○案潔俗絜字

人虛已自絜而來 本自誤目今正

顧歎云 浦鏜云懽誤歎是也

仁遠乎哉章

行之卽是皇本作行之則是至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揖巫馬期而進之皇本之作也史記弟子列傳期作旗

同姓不昏皇本昏作婚○昏婚古字通○案昏當作昏从日氏省

而君取之皇本作而君娶吳女

聖人道宏皇本人下有智深二字

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各本去誤云今正

必書於冊本冊誤冉今正

我荅云浦鏜云此三字當衍文案此因下文誤衍

諱則非諱浦鏜云下諱字當過字誤

若受以爲過本以誤而今正

子與人歌章

而自和之皇本作而後自和之也

文莫吾猶人也章

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皇本凡言作言凡人下有也字

則吾未之有得皇本高麗本得下有也字

子疾病章

子疾病釋文出子疾云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誄曰釋文出誄曰云說文作讄云或作纇案說文誄謚也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纇或从纟是古論作讄也然鄭君注周禮小宗伯引作誄蓋二字相混已久仍引作誄大祝

子路失指 皇本指作旨是也下有也字

丘之禱久矣 皇本高麗本禱下有之字

奢則不孫章

奢則不孫皇本孫作遜後放此釋文出不孫云音遜○案依說文當作㤅論語多假孫爲之遜乃遁字儉不及禮 皇本作則不及禮耳

君子坦蕩蕩章

多憂懼 皇本懼下有貌也二字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 釋文出子溫而厲云一本作子曰厲作列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案今皐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

脫一君字

威而不猛 皇本無而字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七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泰伯第八

疏　正義曰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爲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爲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王季爲至德也○正義曰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

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謂因苦言人爲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葸者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爲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爲直絞謂絞刺也言人而爲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爲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疏

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小

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注王曰至至德也○正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　絞絞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

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以此籩豆禮器疏曾子至司存○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來問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之先以此言告之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善事故云近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事務行小事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也言執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囷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囷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注籩豆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籩人掌四豆之實鄭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

故云禮器也會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正義曰此謂顏淵〔疏〕會子至斯矣○正義曰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校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犯而不報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曾子云昔時我同志之友顏淵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君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疏〕會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行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羣衆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故以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爲已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至遠乎○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也言仁以爲已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死而後已是遠莫遠焉子曰興於詩包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

立於禮包曰禮者所以立身 **成於樂**包曰樂所以成性〔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當先起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脩身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禮然後樂以成之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疏〕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義曰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疏〕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正義曰此章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己貧者必將爲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惡太甚亦使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者周公旦〔疏〕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旦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爲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爲鄙吝所捨弃也○注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疏〕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疏〕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勸厚於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人守道也子曰至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見其已亂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則當出仕遇闇主則當隱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富貴也言人之爲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有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

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包曰悾悾慤慤也宜可信

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悾悾慤慤也謹慤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孔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孔曰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美舜禹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功也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煥乎其有文章 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疏〕子曰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爲君也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爲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此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

謂至德也已矣 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疏〕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皐陶也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公也太顛也閎夭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此於此周周最爲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注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正義曰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爲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爲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皐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

伯益皐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注馬曰至文
毋○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八謂周公旦以下者先
儒相傳爲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
於魯食菜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
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好周西伯將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勑知切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録曰師之尚
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
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
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閎
散南宮皆氏顯天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大姒也從
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
也○注孔曰至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者史
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
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或謂之
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

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
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
唐蓋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
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
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
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
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
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注包曰至至德○正義曰
云殷紂淫亂者紂爲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
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
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
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
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
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
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
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
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
秬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西伯猶周召分陝
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

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
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
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
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爲雍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
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
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
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
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爲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
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爲文王也云天下歸周者三
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楊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既引論
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楊歸文
王其餘冀青兗揚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書
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厠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疏子曰至然矣正義曰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間謂間厠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厠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事也菲薄也薄己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絜淨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冕皆祭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麤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爲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邑異韠各從裳邑黻其邑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以上冕服悉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撒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撒冕則六冕皆是也○注包曰至八尺○正義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八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栞

泰伯第八

泰伯章

民無得而稱焉 釋文出民無得云本亦作德案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據此釋文所云作德者乃鄭君所據之本也然字雖作德而義仍爲得蓋德得古字通

故無得而稱言之者 皇本故下有民家二字

恭而無禮章

君子篤於親 汪簡引古論語篤作竺案竺篤古今字

曾子有疾章

啓予足說文診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路予之足○案段玉裁云路當是啓誤或曰當作哆予之足哆猶開也

如臨深淵唐石經避高祖諱淵作滑後放此

喻已常戒慎皇本戒作誡案誡戒古字通

呼之者皇本無之字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高麗本無乎字

能濟濟蹌蹌釋文出蹌蹌云本或作鏘同○案依說文當作蹡俗字

則人不敢欺詐之皇本詐作誕

以能問於不能章

言見侵犯不報皇本作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可以託六尺之孤玉篇人部引作侂案侂與託古字通經義雜記云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託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盖通借字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三閩本北監本同案三當作五

士不可以不宏毅章

言仁以爲已任本仁誤士今正

興於詩章

包曰樂所以成性皇本作孔安國曰

好勇疾貧章

亦使其爲亂皇本亂下有也字又此節注作孔安國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其餘不足觀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故註者明之本註誤註今改作注

三年學章

不易得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篤信好學章

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皇本作臣弒君子弒父亂也釋文出亂字云古臣字本今作臣後先進篇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可謂大臣與釋文亦出惡字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案唐書所載唐天后撰字中有惡字是天后所撰字非盡出杜撰○錢大昕說戰國策惡字乃草書臣字之譌

言厚於誠信而好樂問也閩本同北監本樂作學案樂字誤今正

不居謂今欲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欲下有去字是也

師摯之始章

周道衰微皇本衰上有既字

洋洋盈耳聽而美之皇本作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狂而不直章

悾悾慤也皇本作悾悾慤慤也

巍巍乎章

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閩本北監本言作信皇本無言字之下有也字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 毛本唯作惟閩本北監本同說見前

民無能識其名焉 皇本無其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予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臣字旁注釋文出予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案困學紀聞云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攷皇疏云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似亦無臣字葢唐石經此處及左傳襄廿八年臣字皆後人據僞泰誓妄增

亂治也 皇本治作理後放此

其一人 皇本一上有餘字

斯此也 皇本此也下有此此此於周也五字各本竝脫

比於周 皇本周上有此字

人才難得 皇本人作大

三分天下有其二 皇本三作參釋文出參分云一音三本今作參是古本皆作參字案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竝引

周之德 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布種百穀之官也 浦鏜云播誤布

皐陶字庭堅 北監本毛本庭作廷是也

食菜於周 閩本同毛本菜作采○案作采與史記世家合

以魚釣奸周西伯 本奸誤奸今正又毛本魚作漁是也

彪勑知切 案此邢昺自爲音釋或以爲誤衍非也說詳詩經校勘記

非虎非熊 北監本毛本熊作羆與史記

則如舜氏曰有虞孫志祖云如當作知
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鄭氏詩譜墳作旁下同
羊容問於子思曰本子誤乎今正
而二公治之今孔叢子而作使
受圭瓚秬鬯之錫本秬誤柜錫作賜今正
此諸侯爲伯今孔叢子此下有以字
故雍梁荆豫徐楊之人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楊作揚下同○案作揚是也
禹吾無閒然矣章
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皇本無美字
致孝鬼神皇本孝下有乎字

十里爲成皇本成作城後放此
禹則麕惡之閩本同毛本作麛案麛俗字今正
三夫爲屋本夫誤天今正
緣邊千里治澮閩本同案千當作十今正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八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子罕第九

〔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之事也罕者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爲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天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吾執御乎 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疏〕達巷至御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爲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藝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雖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爲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于頍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者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注王曰至恭也○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辭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辭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如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辭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毋意 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 無可

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疏〕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爲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衆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也子畏於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

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已也〔疏〕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諭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爲後死者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注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注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剋爲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

能也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包曰

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疏〕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爲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爲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爲非聖所以爲謙謙也○注孔曰至小藝○正義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卽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大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疏〕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技藝○注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弟子子牢當是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疏〕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

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盡其意之所知也云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注孔曰至是也○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喙雞啄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背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録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卽八卦是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

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疏〕子見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疏〕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歎言夫子之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爲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子之手乎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孔曰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爲

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者以孔子嘗爲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爲大夫君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人爲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而爲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大葬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街賣之辭我居而待賈

〔疏〕子貢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貢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匱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賈而沽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荅言我賣之哉賣之哉不衒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即與之而不衒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即與之咨也

子欲居九夷 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疏〕子欲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荅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二曰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疏〕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注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云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

〔疏〕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

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川之流疏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譬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疏子曰至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包曰與○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其唯顏回也與顏淵解故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包曰孔子謂顏淵曰惜乎吾益未止痛惜之甚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惜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疏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包曰苗生而不育成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 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疏〕子曰至也已。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長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 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曰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 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貴行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者謂人有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可貴能必自改之乃爲貴耳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者巽恭也繹尋繹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可貴必能尋繹其言行之乃爲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繹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猶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孔曰主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 〔疏〕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此章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疏〕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正義曰此章謂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謂將也匹夫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曰緼枲著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曰

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疏〕子曰至以臧。正義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者縕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縕袍與著狐貉之裘者並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唯其仲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此詩邶風雄雉之篇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己故常稱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懼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爲善。注孔曰縕枲著。正義曰王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疏〕惑亂憂患孔曰無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義曰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疏〕

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栘也其華偏然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注唐棣栘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栘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棣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九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栞

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命者天之命也段玉裁云此當是用董子命者天之令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筆解引無也字又此注作包曰故希言也北監本毛本希作罕○按希字是承上文希也而言

又復謙指云本指誤捐今正

麻冕章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本三誤二升誤斤疏中兩三十升升並誤斤今正

王曰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何晏注云○按注即集解字之譌故引下節注亦不加王曰以別之此處不誤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下拜然後成禮皇本成上有升字那疏亦有升字○按有升字是也後漢書注可證

此章記孔子從恭儉鋪純儉八字鏜云恭儉下脫麻冕禮也今也纓屬于頍本于誤干閩本同今正

大史氏右閩本右誤古北監本氏作是案作是與儀禮觀禮合彼注云古文是爲氏也

子絕四章

毋意本毋誤母今正下同

故不有其身皇本作故不自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章

夫子弟子顏剋皇本毛本剋作剋釋文出顏剋云諸書或作顏亥

文王既沒本文誤三今正

大宰問於子貢章

大宰知我乎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

牢曰子云章朱子集注本合前章注疏本別爲一章

故多技藝皇本多下有能字藝下有也字又技作伎○按伎訓與古多假爲技藝字

字子開一字張浦鏜云張上脫子字

吾有知乎哉章

有鄙夫問於我皇本問上有來字

空空如也釋文出空空云鄭或作悾悾

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浦鏜云猶意之意當衍字

言他人之短者浦鏜云短當知字誤

鳳鳥不至章

此章言孔子傷時无明君也毛本无作無下今天无此瑞同

聖人受命浦鏜云聖上脫云字是也

燕舍閩本北監本毛本舍作頷

飲砥柱本飲誤欽閩本同今正

莫宿丹穴本丹誤舟閩本同今正

子見齊衰者章

冕衣裳者釋文出冕字云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案說文冕大夫以上服也從冃免聲絻或從糸據此則今之作冕者蓋魯論也

雖少必作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

過之必趨宋石經趨作趍○按趨趍正俗字

此夫子哀有喪本此誤北今正

顏淵喟然歎曰章

顏淵喟然歎曰此本歎作嘆今訂正注疏同○按說文歎吟嘆訓吟嘆二字義別此當从欠今人多通用之

忽焉在後閩本北監本毛本焉作然筆解亦作然案唐石經宋石經竝作焉又列子仲尼篇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亦俱作焉據此則此本作焉是今朱子集注本尚仍其誤

言恍惚不可爲形象皇本恍惚作忽悅釋文出惚悅云本今作恍惚

夫子循循然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疑是鄭注又攷孟子明堂章後漢書李膺傳注俱引作恂恂又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宋書禮志載晉袁環疏曰孔

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云接誘恂恂會無倦色
竝用此文俱作恂字盖作循者古論作恂者魯論鄭從魯論
故字作恂○按翟灝之說云爾

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皇本進勸人作勸進人
已竭盡我才矣本盡誤盡又所作次序下有也字盖今正

由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毛本由作尤浦鏜云猶誤尤
案浦鏜說是也今正

子疾病章

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筆解無故字其作爲毛本無也字
少差曰閒皇本少上有病字閒下有也字

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皇本無久字非下有唯字

以夫子爲大夫官也本官誤君今正

乃責之本責誤貴今正

有美玉於斯章

韞匱而藏諸毛本匱作匵是也釋文出匵字云本又作櫝二
字音義皆同今訂作匵

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作賈下同○按作沽用假借字玉
篇夕部及下引論語曰求善賈而沽諸未知
所據何本也

我待賈者也案白虎通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民傳注
文選琴賦注並引作待價是俗字

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本德誤得疏美德同今並訂正

故託玉以諸問也本玉誤土今正

若人虛心盡禮求之本盡誤盖下盡禮同今並正

子欲居九夷章

君子所居則化 皇本作君子所居者皆化也

四曰滿節 浦鏜云節誤節是也今正

吾自衛反魯章

吾自衛反魯 皇本高麗本反下有於字

反魯哀公十一年冬 皇本哀上重魯字案疏中亦重魯字皇本是也

胡簋之事 閩本北監本毛本胡作簠

子在川上章

包曰 皇本作鄭元曰

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本夫誤天今正

譬如爲山章

未成一簣 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子謂顏淵章

包曰 皇本作馬融曰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 皇本高麗本畏下有也字

謂年少 皇本少下有也字釋文出少年云本今作年少

斯亦不足畏也已 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法語之言章

口無不順從之 皇本不上有所字

能必自改之乃爲貴 皇本無之字貴下有也字

謂恭孫謹敬之言 皇本孫作巽言下有也字
未足可貴 閩本北監本毛本可作爲下同

主忠信章

愼所主友 皇本作愼其所主所友

衣敝縕袍章

衣敝縕袍 皇本高麗本敝作弊釋文出衣弊云本今作敝案說文袍字下引論語亦作弊弊者敝之俗說文所無袍下引作弊者亦後人妄改也
與衣狐貉者立 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貊釋文出狐貉云依字當作貊案史記弟子列傳作貉○按貊正字貉假借字貉俗字

常人之情 本情誤清今正

唯其仲由也與 浦鏜云唯其宇當誤倒

歲寒章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皇本彫作凋注同釋文出後彫云依字當作凋○按釋文是也彫是假借字

知者不惑章

勇者不懼 放文古本此下有孔安國曰無畏懼也八字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竝脫

可與共學章

未必能有所立 皇本作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筆解此注作孔曰

可與立未可與權 筆解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案詩緜正義及說苑權謀篇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北周書宇文護傳論竝引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與筆解說合○按此亦翟灝之說

雖能有所立筆解無能字亦作孔曰

唐棣之華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並引作棠棣

思其人而不自見者皇本自作得案邢疏亦作得字

未之思也釋文出未之云或作末者非

夫何遠之有皇本高麗本有下有哉字

似白楊本似誤以閩本同今正

陸機云毛本機作璣古字通隸釋載堯廟碑云據旋機與璣古字通隸釋載堯廟碑云機又文選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云璣與機同○按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梁元帝作同姓名録兼收名之音義通用者有兩陸機一吳人字士衡一名璣字元恪注本艸者而宋槧爾雅疏引艸木疏作陸機此二字古人殆通借用之與錢大昕云當作陸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唯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今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溫恭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孔曰闇闇中正之貌君在踧踖如也踧踖恭敬之貌與威儀中適之貌【疏】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

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此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辨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辨治也雖辨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謂視朝時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不敢解惰也君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包曰足躩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孔曰言端好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爲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復命白已去矣不反顧也○注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鄉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軹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遷迤西北並東鄉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鄉立擯在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立並西鄉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詣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爲擯之禮也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爲鳥之張翼也賓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者謂交擯傳

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邇邇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

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孔曰閾門限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包曰過君之空位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沒盡也下階盡階 **復其位踧踖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疏** 入公門至踧踖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曲斂也躬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爲

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者以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說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注闕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棖謂之閾孫炎云閾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爲門限爲內外之限約也。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注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文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去地一尺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禮有容色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愉愉如也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

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疏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言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如不能勝舉愼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足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蹜蹜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覿愉愉如也者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愉愉然和說也。注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楅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

也蓋琢爲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
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
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
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
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
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
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
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
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
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
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
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
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
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璪圭璋八寸
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注足蹜蹜
正義曰按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行○
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
舉足狹數蹜蹜如也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

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
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注鄭曰至庭實○正義曰
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覲
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
云四當爲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
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
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
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
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
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
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
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觀禮
之注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禭奉
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
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
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

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于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注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注云覿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衣喪服故皆不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王曰衣必有殺縫雅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吉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孔曰以布爲沐浴衣**疏**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也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緅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爲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者袗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麑裘鹿子皮以爲裘也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

温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者居家主温故厚爲之去喪無所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以布爲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注孔曰至飾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纁案檀弓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黄爲內纁爲飾黄之色卑於纁纁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云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者

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褎之是羔裘褎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褎褎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玄與玄冠相配故知緇亦是緇色玄。與玄冠相配故知緇朝之服也其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朝之服是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褎降立注引玉藻云麑裘青豻褒紋衣以褎之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褎衣或紱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紱君用素衣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紱耳其黄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

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
爭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
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
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酳先祖五祀也
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
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
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
○注孔曰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
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
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瑿玟而
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喪則備佩此所
宜佩也○注曰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內制幅注云制猶殺也○注孔
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
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
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
半下縫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制幅注云制猶殺也○注孔
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
生者有哀素之心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
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注孔曰至弁服○正

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
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
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
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常辟盡其要中
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
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
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 孔曰改常饌

居必遷坐 孔曰易常處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 孔曰饐餲臭味變

魚餒而肉敗不食。 魚敗曰餒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

不時不食 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芥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 孔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

不多食 孔曰過飽

祭於公不宿肉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

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嚴敬貌三（疏）齊必至如也○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絜淨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者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絜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薰物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慎齊必嚴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因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言曰言荅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注孔曰饐餲臭味變○正義曰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饐臭說文云饐飯傷熱濕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熟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魚謂之餒郭璞云敗臭壞也饐飯傷熱濕也○注魚敗曰餒肉爛也○注孔曰至必敬○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也餒肉爛也○注孔曰至必敬○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必敬者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必齊敬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之禮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

後出〔疏〕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正義曰此明出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爲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宰神之禮也難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孔曰拜送使者敬也〔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遣人之禮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而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包曰饋孔子藥〔疏〕康子饋藥孔曰未知其故不敢嘗禮也〔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曰丘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疏〕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廐焚謂孔子家廐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廐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之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乃以班賜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其先祖 **君賜生必畜之**孔曰薦惠也既嘗之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

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注鄭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曰急趨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而車駕隨之 **疏** 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即行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 **疏** 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

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儀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可歸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爲喪主也 **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孔子重朋友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疏**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寢不尸**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居不容** 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疏** 寢不尸居不容○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敬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爲容儀爲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孔曰狎者素親狎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有盛饌必**

變色而作 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 迅雷風烈必變 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 疏 見齊至必變○正義曰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及敬重之事爲之變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衣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爲變容此卽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瞽者目無所見當以貌禮之此卽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爲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馮式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待己己必改容而起敬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也風疾雷爲烈此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注孔曰狎者素親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樂興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故爲素相親狎也○注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 升

車必正立執綏 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 車中不內顧 包曰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轊轂 不疾言不親指 疏 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爲惑人也○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轊轂○正義曰衡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頸者與人注云較兩轊上出軾者則轊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轊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轊轂之嶲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捲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則去之 翔而後集 周曰迴翔審觀而後

孔子於鄉黨節案釋文云此篇凡一章故此篇以分為一節與各本異

雖辨而謹敬閩本北監本毛本謹敬作敬謹

和樂之貌皇本作和樂貌也下中正之貌作中正貌也恭敬之貌皇本作恭敬貌也威儀中適之貌下亦有也字

君在視朝也皇本作君在者君視朝也

君召使擯節

君召使擯釋文出使擯云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按擯相之擯當从才从人者乃儐禮字釋文亦作賓者如史記設九賓於庭是也

下止疏邑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

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疏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所故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為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

色勃如也案說文孛下引論語色孛如也軦下引論語色軦如也汗簡云軦見古論語

足躩盤辟貌皇本無足躩二字貌下有也字釋文出盤字云字又作磐○按當作般假借作盤俗作磐左右手皇本手上有其字案鄭注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疑皇本是說文引作趨今作翼者趨之省文翼如也

鄭曰皇本高麗本作孔安國曰

如鳥之張翼也本如誤爲今正

賓不顧矣者浦鏜云矣下脫者字

子男則擯者二人浦鏜云三誤二

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案今本周禮大行人竝誤作前疾唯此及詩蓼蕭正義所引不誤說詳惠天牧禮說

主君出直閫東南西嚮立浦鏜云西衍字毛本作主公

使末擯本末誤未今正

則主君就擯求辭浦鏜云賓誤擯

不敢自許人求詣已閩本北監本毛本詣作諸浦鏜云來誤求

上擯以至次擯浦鏜云以上脫傳字

送賓不復儀禮聘禮復作顧

入公門節

鞠躬如也案躬又作窮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羣經音辨云鞠躬容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是鄭陸所據本作窮但字雖作窮讀仍如躬蓋鞠躬本雙聲字史漢中屢見之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壼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

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擇地而行鞠躬字鄉黨凡三見皆訓謹敬貌蓋鞠躬同見母猶踘蹐同精母皆雙聲字也

沒階趨進 釋文出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趍進誤也案經義雜記云集注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竝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孫志祖云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辵部邐字注

閾門限也 本限誤恨今正

攝齊升堂 本升誤知今正

以先時屏氣 本屏誤弭不成字今正

栻謂之閾 各本栻竝誤秩今正

對衣則上曰衣 孫志祖云對衣當作對文今正

執圭節

下如授 釋文出下如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授玉宜敬 本玉誤王疏同今正

既聘而享用圭璧 本璧誤壁今正又皇本重享字

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 本使誤德今正

大宗伯云 本大誤太閩本同今正

左右各寸半 各本各竝誤珓今正

外有肉 本肉誤玉閩本同今正

皆朝於王 案此王誤玉下執龜玉玉又誤王今並正

案覲禮侯氏既見王各本王竝誤正今正
卿將公事今儀禮聘禮注鄭作鄉

君子不以紺緅飾飾

一入曰緅案緅乃緆字之誤錢大昕荅問云爾雅一染謂之縓郭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緆爲飾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緆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緆不作緅矣攷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自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緆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那氏知孔讀緅爲緆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不以爲領袖緣也釋文出領褎云字亦作袖俗字也

以爲飾衣皇本無衣字

故皆不以爲飾衣皇本無爲字

當暑袗絺綌皇本袗作縝唐石經作袗釋文出袗字云本又作袗單也五經文字云袗論語作袗禮記作振廣韻十六軫云絪衣或作縝又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亦引作袗說文訓袗爲元服並無單衣之訓○按段玉裁云曲禮引論語作袗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云振讀爲袗袗禪也是袗爲正字振袗爲假借字縝俗字說文袗元服據曲禮玉藻注當云袗禪也

素衣麑裘案釋文云麑鹿子也則字當作麛說文麛鹿子也麑狡麑獸也兩字義別然古書多通用據禮記玉藻麛裘青豻褒注儀禮聘禮禮揚降立注鄭君俱引素衣麛裘是鄭所見本作麛與說文合○按兒聲弱聲古音同部

褻裘長短右袂閒本北監本毛本並連上爲一節與此本同此六字別爲一節以私家裘長以下爲此節注又加孔安國曰四字說文引褻裘長作絏衣長

相稱也 本相誤目今正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引貉作貊是也說見前

無所不佩 釋文出不佩云字或從王旁是俗字

吉凶異服 皇本此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各本俱脫

齊必有明衣 釋文出齊必云本或作齋

故用素衣以裼之 浦鏜云上當脫麑裘白三字

作事便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便作事也

再染謂之竀 本竀誤窺閩本同案爾雅釋器竀作赬五經文字云竀與赬同○按作竀假借字

紺帛深青揚赤色 各本揚並誤楊今正

又與元冠相配 本又誤文閩本同今正

素服以送終 禮郊特牲終下有也字

唯喪則否 禮玉藻無則字

要在縫半下 禮深衣無在字

吉主元 本主誤王今正

吉凶異服○ 閩本北監本○上有也字毛本無○案注本無也字十行本是

以素爲常 浦鏜云裳誤常案浦說非也說文常下帗也常或从衣今裳行而常廢矣

齊必變食節

膾不厭細 釋文出膾字云又作鱠非

臭味變 皇本臭作臬俗字下放此

魚餒而肉敗 釋文出魚餒云說文云魚敗曰溾本又作鰃字書同○按說文作餒从食委聲餧餒古今字鰃

俗字

魚敗曰餒皇本餒下有也字又此注作孔安國曰案史記孔子世家集解亦作孔曰疑此有脫字

不使勝食氣說文引氣作既案禮中庸既廩稱事鄭君注既讀爲餼說文無餼字氣卽餼字是既與氣通也程瑤田通藝録曰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迫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作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

不撤薑食案石經考文提要引宋本九經撤作徹說文無撤字撤乃徹之俗字

齊禁薰物北監本毛本薰作葷疏同釋文出葷字云本或作葷今作薰○按葷古多作薰或作葷

雖蔬食菜羹皇本同北監本毛本蔬作疏說見前

瓜祭皇本瓜作菰釋文出瓜祭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按菰俗字

唯水漿之祭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之作不案之字誤今正

鄉人儺節

鄉人儺釋文出人儺云魯讀爲獻今從古案郊特牲汁獻泲於酰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

朝服而立於阼階釋文出於阼云本或作於阼階案釋文是古本無階字經義雜記云此階字蓋因注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衍

難索室驅逐疫鬼也北監本毛本難作儺案難正字儺假借字

康子饋藥節

拜而受之釋文出拜而受之云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饋孔子藥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出遺孔云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按廣雅釋詁三饋遺也饋遺俱从貴聲義本相通

故不敢嘗皇本無敢字

廢焚節

廢焚唐石經廢作廢釋文出廢與此本同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廢大誤

君賜食節

乃以班賜閩本北監本毛本班作頒○按頒假借字

君賜腥釋文出賜腥云說文字林竝作胜案五經文字云胜腥上先丁反下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並先丁反

薦其先祖皇本重薦字

君賜生釋文出賜生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若爲君嘗食然皇本君作先釋文出若爲嘗食然云一本作若爲君嘗食然

疾君視之節

加朝服拖紳唐石經拖作拖釋文出拖字云本或作拖○按說文引朝服袘紳卽雜記云申加大帶於上是也拖拖卽手部扡字許所據作袘是假借袘爲拖也此在引經說假借之例閩諸段玉裁云

入太廟節

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作大釋文出大廟云音太是作太誤又此節下皇本有注云鄭元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各本竝脫

寢不尸節

居不容唐石經容作客釋文出居不客云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唐石經作客字不誤經義雜記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云不爲客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段玉裁曰居不客者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

見齊衰者節

見齊衰者 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

必當以貌禮之 閩本北監本毛本貌禮作禮貌皇本之作貌禮邢疏亦作貌禮此本是也案皇本凶服下有者字衣服下有也字毛本作衣物正義同○按皇本亦作衣物服字非也

凶服送死之衣服

敬主人之親饋 本主誤王今正

宋華弱與樂轡 本宋誤朱閩本同今正

服是戶籍圖也 今周禮小宰注無是字圖下有地圖二字

升車節

車中不內顧 釋文出車中不內顧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論雖所傳不同然究以無不字爲是盧文弨鍾山札記云文選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垂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惟集解既從古論而又采包注以附之不知者并增不字誤益誤矣

車中不內顧者 皇本車作輿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居釋文云一本作車中

曰山梁雌雉節

時哉 釋文出時哉云一本作時哉時哉案皇邢兩疏文義俱不當重時哉又攷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亦不重

子路共之 皇本作供注同釋文出共之云本又作供案共供古字通

三嗅而作 玉篇臭下引作三臭而作案說文止有臭字嗅乃臭之俗字

非本意皇本非下有其字案筆解引此注作周曰

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皇本無二作字

見雌雉飲啄得所故歎曰闔本北監本毛本作見唯雉飲啄得其所歎曰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十終